

报告文学创作：

晋地“实录精神”的当代接续

2025年，山西报告文学创作以“备忘录”的忠实、“风物志”的厚重、“心灵史”的深邃，完成了对晋地千年“实录精神”的当代接续。从长城脚下的民生叙事到黄河岸边的生态书写，从文明遗址的历史回溯到基层坚守的温情记录，山西报告文学既扎根于表里山河的文化沃土，又回应着新大众语境下纪实写作的本质要求。

历史的深度挖掘构成年度创作的重要支柱。乔忠延、闫新千合著的《煌煌尧庙》(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以“考古实证”“文化阐释”的双轨叙事，在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尧文化的精神内核之间搭建桥梁，重构了华夏文明认知世界的原始语法；卫洪平工作之余研究文史，出版《张瑞珣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该书聚焦民初山西财政掌门人，以个体生命史为切口，成为管窥清末民初社会变迁的“微观史书”；王宝国《马邑之谋与聂壹》(《品朔》三晋出版社2025年8月)则将笔触伸向汉代边塞，让西汉时期的“马邑之谋”历史事件及其核心人物聂壹，在文学叙述中重获生命力。

重大题材创作亮点突出。郭天印所著《红色记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以扎实的史料功底回溯党史征程，勾勒出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蒋殊主编的《时隔80年的对话：太行精神传承故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独具匠心，通过20个发生在武乡地区的红色故事，实现了革命精神与当代价值的跨时空衔接。

时代主题的精准回应彰显创作的现实关怀。赵瑜新作《长城小账》在《人民文学》2025年第2期刊发后引起热议，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长城小账》单行本，接地气的叙事引发更广泛的共鸣，其创作实践既延续了“晋军崛起”的现实关怀传统，又为创作者提供了范式借鉴；李景平《一泓清水入黄河》(山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写出了山西乃至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与现实，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形成呼应；姚江平《勇进》(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以时间为轴，细致描摹勇闯渠建中的艰难历程，将水利工程建设升华为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致敬。

行业记忆与地域书写形成特色景观。铁路系统作家林小静贡献了两部重磅作品：《钢铁重器》(山西经济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聚焦中国工业发展史，《共赴国难》(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则深挖铁路系统小人物的抗战故事，以文学之光照亮尘封的行业史诗；文德芳等作家共同著述的《煤城夜色映晋霄——阳泉矿区老兵故事选编》是红色记忆的抢救性记录，也是照亮矿区人民奋进路的指引灯。

山西报告文学呈现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之势，在创作主体、

表达视野与文体形式上实现多重创新，形成“跨界融合、全景呈现”的鲜明特征。

创作主体形成了名家领衔、成熟作家转入创作队伍、各行业中青年作家不断壮大的创作队伍格局。赵瑜、鲁顺民、黄凤等深耕纪实文学多年的领军人物，以成熟的创作理念与深厚的文学积淀，不仅撑起了山西纪实文学的品质高度，更以其示范效应引领着整体创作方向。指尖、赵树义、姚江平等成熟作家将创作重心转向纪实写作，带来了跨文体的叙事优势。赵树义延续了其散文创作中思辨性与诗性兼具的风格，将历史的宏阔植入山川物象的描摹；百合由文史写作转入报告文学的创作，以《雪芝转正记》(《读库》2025年第2期)真实书写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交织的篇章；李景平采用散文化调研报告的写法，既有散文的抒情质感，又兼具调研报告的严谨数据与宏观视野，实现了“个人表达”与“公共关怀”的平衡。

此外，非专业作家纷纷加入创作队伍。徐焱《护士长手记》(《十月》2025年第3期)便是典型代表，文中的细腻描摹以及医护人员与家属的情感刻画，因源自亲身身体验而更具震撼力。这种“全民参与”的创作生态，让民间话语的鲜活质感得以凸显。

表达视野实现了向“全景化”的拓展。写作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创作天然地贴近自身的生活场域与职业经验，使纪实文学的题材涵盖了铁路、钢铁、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题材边界不断拓展。这种全景式书写使得山西报告文学逐渐成为记录社会转型的文学档案。

写作者能够摆脱传统纪实文学的文体规范，自由地融合多种表达形式，形成跨媒介、跨文体的创作实验。部分作品借鉴了日记、书信、访谈录等文体的特点，将个人感悟与客观记录交织在一起。比如《发自奇台的朋友圈》(《山西文学》2025年第8期)，崔昕平以“圈内人”和“旁观者”的双重视角，用援疆青年专家王瑜两年内鲜发的朋友圈，串联起他“像一台永动机一样忙碌着”的“援疆日记”，以及2010年以来许许多多援疆的“永动机”。还有些作品融入摄影、音视频等元素与AI技术，增强了文本的现场感与冲击力，如蒋殊的《少年之约：跨越时空的红色承诺》(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2025年出版)。当传统的叙事形式难以承载复杂的个体经验与多元的情感诉求时，跨文体实验便成为自然的选择。《陈叙讲述——双重视角看晋祠》(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便是典型例证，作品以陈为人、蒋殊二人对话的形式展开，既有晋祠的历史沿革、建筑规制，更有个体对文化遗产的独特感悟与情感共鸣，打破了纪实写作与读者之间的疏离感，成为文体实验的有益尝试。

影视文学创作：

从文化传递向情感连接转型

山西省影视行业继续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三精”创作导向，全年影视创作生产成果丰硕，实现从“被观看”到“被体验”，从“文化资源”到“情感连接”的深刻转型。

2025年山西省影视创作生产(不含微短剧)，立足本土、多元发力，题材布局紧扣时代脉搏，既坚守鲜明的红色底色，又凸显浓郁的地域特色。全年电视剧(含网络剧)、电影备案工作有序推进，其中电视剧(含网络剧)备案项目6部、电影备案项目达34部。

目前，由山西省委宣传部指导相关单位出品的30集重点革命题材电视剧《太行奶娘》已经制作完成即将定档播出。

5集纪录片《何以关公》于2025年12月22日首播，这部横跨全国多地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拍摄的作品，让观众从关公出生之地出发，完成一场与华夏精神核心的深情相拥。

13部电影获得公映许可证，从已经与观众见面的电影与网络电影来看，无论是公映、点映还是展映，题材覆盖传统文化传承、红色主旋律书写、乡村振兴纪实、地域文旅融合、时代人物刻画等多元维度，充分展现山西影视创作的本土活力与时代担当。如，以带领全村脱贫致富的青塘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文事迹为原型的电影《青塘》、全国禁毒教育题材院线电影《猎魔行动》、山西籍导演冀志远创作的《威风锣鼓》、抗战电影《柳林的故事》、网络悬疑电影《古镇迷案》，以及中国文联重点创作示范项目、山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弘扬右玉精神的电影《深深眷恋》。

原创非遗系列电影《捣羊汉》、临汾籍青年导演李璞的电影《年年岁岁》、大同市云州区委宣传部出品的《我为你含苞待放》、山西青年导演唐永康的电影《星星与月亮》等多部影视作品在各类电影节中获奖或崭露头角，彰显了本土影视创作的过硬质量与行业影响力。

2025年山西影视作品无论是在题材挖掘方面，还是在表达方式与创作格局方面，都具有强烈的地域辨识度和鲜活的时代特征，将“晋味”元素渗透到各个领域。

其一，红色底蕴铸魂，本土资源实现深度挖掘与立体表达。创作者们跳出单一的红色与历史文化资源展示视角，以人文叙事为创作内核，推动红色精神、非遗文化、乡村实践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让三晋文化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生活温度。红色革命题材创作打破传统宏大叙事模式，转向“史实为

基、小人物为核”的微观表达，让革命精神通过鲜活的人物与故事落地生根。《太行奶娘》《柳林的故事》《续晋亭将军》均摒弃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以真实的历史细节和细腻的情感刻画，让红色薪火成为可感知、可共情的精神内核。

本土文化与非遗题材创作实现从技艺展示到人文讲述的升级，让非遗与本土民俗在影视叙事中真正“活”起来。《威风锣鼓》《捣羊汉》不再仅将非遗技艺作为吸引观众的视觉元素，而是将其融入人物成长与理想的故事脉络中，实现文化传承与艺术表达的双重价值。

乡村振兴题材创作牢牢把握山西乡村发展的真实实践，在纪实性镜头中融入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奋进力量，真正讲好山西乡村振兴故事。《深深眷恋》《咱村不能没有你》《我为你含苞待放》《青塘》紧扣山西乡村振兴的实际进程，不刻意拔高、不脱离现实，既记录了乡村发展的真实面貌，又传递了基层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奋斗精神，成为山西乡村发展的生动影像档案。

其二，呈现“主流题材做深、现实题材做实、多元题材做活”的创作格局。

主流题材创作持续夯实，成为山西影视的核心支撑。全年备案的电视剧、电影作品大多仍以讲述历史文化故事，回溯红色革命记忆、贴近现实生活、聚焦社会经济发展为核心导向，书写山西人民的奋斗故事，传播主流价值。现实题材作品将创作视角汇聚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层面，精准捕捉山西在不同发展维度的鲜活横截面，电影《尾款》《幸福直播间》《我的的士爸爸》等作品勾勒出一幅涵盖乡村治理、经济民生、城市迭代等多元维度的时代画卷，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达中窥探山西的时代变迁。在主流与现实题材之外，山西影视创作开始尝试悬疑、青春、禁毒、儿童等多元类型，打破了传统创作的题材边界。

其三，文旅融合深度赋能，影视创作与地域发展同频共振。山西影视创作同山西文旅资源紧密结合，文旅产业为影视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支撑，影视作品成为展现山西形象的重要窗口。当前山西依托影视创作，加快推进文旅资源开发，成功打造了“影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浪浪山小妖怪》《威风锣鼓》等电影的创作者不再将文旅资源作为简单的取景背景，而是将山西的古建、古韵、自然风光、非遗体验等与故事创作深度融合，让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产生对山西文化的探索欲。

双塔



长篇小说创作：专注本土探索拓展

眼下文学发展面临转折与挑战，无论重大主题叙事，还是日常书写，抑或人文与历史的挖掘，山西作家都做到了奋笔不辍，戮力前行。就目所能及的11部长篇小说来看，有的突出主题叙事，有的探寻地域文化，有的探索中力求“破圈”，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坚守初心、稳中求进、积极响应时代呼唤的创作姿态。

地域文化与文学历来成互文关系，好的小说创作者一定在地域写作中内在地包含超越地域性的理想。作品需要“地域”作为故事与思想的文化载体，但作品的表达又自然地会溢出地域的空间限制，闯进更加广阔的领域。韩石山的新作《绒仙》(春风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就是这方面的又一典型例证。

从人物方面讲，《绒仙》无非是写一位才华与风流融聚一身的美女编辑而已。小说落脚太原，作者把故事发生地非常具体地放在史地局、文史研究会、高校、杂志社，采用散点透视、宏观俯瞰的写作手法，呈现文化界的整体气象，借现代文人交际，从史地研究角度深入山西文化发展脉络。俗世故事背后贯穿的是学术考据与评议，有意思、涨知识，也能引发思考。学术融入小说的写法，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杨通的《太阳离弦》在2025年第6期《十月·长篇小说》发表，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攀登计划”。小说以1995年夏的高考为叙事起点，通过描写以赵小平、李明为代表的一群青年人的成长，绘就了一代人奋斗与追寻光明的画卷，进而对时代变迁中上世纪70年代人的精神境遇进行了探索。高考作为分界点，是一次上弦又离弦，具有象征意义，预示着相同人生的结束，各奔东西漫漫前路的开启。给一帮离弦青年赋予“太阳”之名，本身就是作者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小说从开笔就无意构建跌宕起伏的宏大叙事，躬身向下，把镜头对准微光。这种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写作，比起想象力充盈的虚构写作，高明之处在于，让小说读起来特别真实可信，直击人心。

乡土叙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25年，曹乃谦出版了乡土气息浓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换梅》(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换梅》从“我”的出生写起，至“母亲”离世收笔，时间跨度53年，刻画了一位普通却又极不普通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全景式地勾勒出20世纪中国农村平常人的生存图景。小说共108章，篇幅可独立阅读，篇幅间不同人的入生段落，篇幅又相互勾连，“我”是所有篇章的轴心，所有篇章内容又都在塑造主人公换梅，一位既渺小又伟大，既刚毅又柔情，既自私又高尚，充满无限张力与韧性的女性形象。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无论是红色历史，还是人文传统，山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2025年山西的长篇小说在这方面收获颇丰。

陈国韵的《凤凰密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是一部黄土气息浓厚、历史感真实凛冽、带有谍战性质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战争中介入寻常生活，并将战争的影响通过个体生命体验呈现出来；叙事避免单一视角，突破概念化藩篱，做到了多维度切入。

王树森的《决战山西》(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部分内容最早写于1987年，经过30多年的资料再搜集再充实后，才完成全本。小说以太原解放战役为蓝本，再现我之间高层的战略决策较量，在惨烈复杂的战争中，展现了人民解放军指挥系统高屋建瓴的军事谋略和战争艺术，生动展现了从将军到普通士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白占全的《牺牲带》(《吕梁晚报》连载37期)是一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小说真实再现了1931年晋西游击队创建、发展的曲折历程，全景式描绘了山西第一支红色武装从诞生到西渡黄河、转战陕甘、与南梁游击队会师可歌可泣的隐秘传奇故事。

侯青山的《固山书院》(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讲述了清末民初晋北冀外边城平鲁城一座书院的兴衰和变迁，再现了战年代守护家园文脉的文人风骨和精神韧性。小说恰到好处地处理了史实考据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以文学想象为历史留白注入生命力。

马书岐的《一壶老酒的大唐奇遇》(三晋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要特别一些，有穿越，有传奇，也有荒诞，真是“一壶老酒牵古今，盛唐潞州入梦来”。小说主人公“我”本是某酒厂的一名员工，却在一次出差中灵魂回到唐朝，但肉身却仍留在现代，还拥有许多特异功能。小说为读者描绘了大唐时期，长安与潞州的地理关联以及潞州和潞酒的种种人文羁绊，是一个无形的地方文化与有形的地方实业相结合的创意性文本。

回顾2025年山西长篇小说创作，作家们带着地域写作的超越理想，在个体叙事中体现时代印记，在记忆重构中聚焦人间大爱，紧扣主题叙事，挖掘历史与人文宝藏。让我们看到，拥有纯文学理想，更看重“留量”的作家们，依然在写作道路上，以足够的定力与耐力，向着自己的创作高峰奋力攀登。

在坚守与突破中前行

还原和呈现历史，却忽视了对素材的精选细选、写作手法的创新以及作品的价值提升，独特性尤其显得不足。2025年，新大众文艺更加深入人心，文学创作在收获全民参与的同时，也面临内容同质化、娱乐化、轻量化、浅薄化的问题，好在不少山西作家在寻找破题之钥时，在赵树理的创作精神中获得了秘笈，那就是扎根人民、服务大众。在创作理念上，流量固然是一个衡量标准，但“留量”更为重要，创作者应当更加相信文学的力量，维护文学的尊严。希望山西作家在新的一年里，像水滴融入大海一样，融入生活、体察社会、由我及他、由内心及世界，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长篇小说。

山西影视创作成绩值得肯定，问题更需直面：备案电影数量可观，但真正登上大银幕与观众见面的却寥寥无几；长剧在微短剧冲击下创作数量锐减，其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亟待厘清；本土获奖影片频出，却难逃“首映即上映、上映即沉默”的传播困境，坐拥丰厚的文学富矿，却难以在山西完成从文字到影像的高效转化。

其一，创作与传播之间存在结构性断裂，多数作品难以抵达普通观众。绝大多数影片仍依赖央视电影频道收购、农村公益院

线放映或节展参赛通道，与普通观众的观影视野之间存在断层。其二，创作类型同质化明显，题材结构失衡问题突出。2025年全省备案的电视剧多以古代传奇、近代革命等传统题材为核心。电影创作在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方面有所尝试，但整体题材仍较为单一。当代都市、科技工业、青少年成长、科幻悬疑、喜剧动画等市场接受度高、受青年群体欢迎的类型明显不足。其三，IP转化链条尚未打通，文学富矿的影视价值未得到本土释放。

未来，山西影视产业的发展要重塑“出口”意识，推动创作与传播双向融合，改变以往被动等待的局面，主动做好布局规划。优化类型结构，激活多元创作活力，变“单一趋同”为“多元共生”。打通转化堵点，深挖文学富矿价值，变“版权外流”为“红利落地”。唯有正视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把优质作品作为立身之本的同时，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创新内容表达形式，健全行业发展机制，才能让更多山西故事被看见、被喜爱、被传播。

群峰叠翠 碧波拍岸

二〇二五年山西文学创作概览

山西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影视创作在2025年的繁荣背后，仍潜藏着深层问题。本土创作者需正视短板，精准发力。

山西报告文学创作存在三重隐忧。一是内容琐碎化成为突出问题。当下部分写作者缺乏足够的专注力与文字驾驭能力，将报告文学写作等同于生活流水账、历史书，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繁复琐碎且缺乏意义的内容，使得许多有着重大意义的小题材反成为肤浅与琐碎的代名词。二是思想浅表化制约作品价值提升。弥集群言而蔽于研理，部分写作者过于强调个人经验的搜集呈现，缺乏对事件的客观审视与深度思辨，导致作品的内在意蕴与思想张力不足，文本的价值维度显得单一而薄弱。三是文学性匮乏成为普遍短板。语言表达上，许多作品过于口语化、松散化，缺乏提炼与打磨；细节描写上，部分作品的细节粗糙、虚假或冗杂，未能起到塑造人物、烘托氛围、揭示主题的作用；结构安排上，一些作品缺乏整体规划，显示出叙事逻辑的混乱、碎片化。这使得许多作品虽然内容真实、情感真挚，却陷入浅层叙事的泥潭，无法满足读者对文学审美的需求，更难以进入文学史的鉴赏视野。

沉静下来掌握文学创作的规律，是纪实文学摆脱平庸、走向深刻的关键。在创作导向上，倡导“深度纪实”理念，努力实现事真情真与理真的统一。在人才培养上，搭建充分交流的平台。在品牌建设上，应强化“晋派纪实”特色。以上种种更离不开创作者自身的努力与提升。创作者文思情性的培养与研阅才识的衍生，对山西报告文学摆脱平庸、走向深刻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山西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依然存在题材扎堆、形式趋同、表达模式化、人物塑造脸谱化、迎合跟风的问题，多数作品热衷于